



生命的那個圓圈 (下)

《藍旗袍》作者川沙采訪問答

本報記者洪濤

記者: 人物的塑造方面,我覺得,主角金焱和里邊相當多的人物,似乎都有一種殘缺,我這種感覺,你覺得表達得對嗎?

川沙: 對的。本質上,我覺得,人類社會本身,在很多方面,都是由落后走向先進,這體現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兩個方面。前者是人類和大自然之間的事情,后者是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事情。人本身是不完美的,環境也有很多需要改變的事情,完美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哲學上來說,完美就是終結,就是死亡。所以,實際上,人和社會,都是相對不完美或有缺陷的。一些所謂正常的人,他們自認為完美的人,會覺得一些人很出格,另類,大逆不道,當然,確實有一些就是社會的廢料了,但是,一些又的確是引導社會和自然變革的人。王爾德的作品,勞倫斯的作品,當然可以說出一大串來,都表現了這些缺陷的人,缺陷的社會,他們之間的衝突,文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表達這些,用故事來呈現給社會。新聞是暴光事件,政治是改變、革新這個殘缺的社會,政府、法律和軍隊是控制這個有殘缺的人們組成的殘缺的社會,殘缺實際上就是正在進步、正在完善、正在走向先進或走向成熟或死亡的意思。實際上永遠走不到盡頭的,所以人類永遠都有希望,永遠帶著殘缺向前進,小說就是去描述這些在殘缺的社會關係中間殘缺的人的故事。所以,哲學上認為,悲劇是人類的強壯劑,莎士比亞的悲劇流傳至今,也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進步意義。《藍旗袍》表現人在社會,在戰爭和政治風暴中的無足輕重、無奈和隨波逐流,表現了殘缺社會中殘缺的家庭殘缺的人不屈不撓的生存、奮爭和探索,呈現了強大的橫掃全世界的荒誕的社會意識形態下人類蛻變為群氓時的眾生相,表現了20世紀中國人中國社會在一次次改朝換代時的一個個斷面或橫截面。

記者: 作品中出現了很多夢,為什麼要寫这么多的夢呢?

川沙: 這部小說的起源就是一個夢,是我在1995年愛丁堡的時候一個夢,醒來後我記下了一些夢里的片段。夢里我和父親身處於“誠實山莊”,也

就是國民黨戴笠曾經的一個公館,這樣的生活場景正是我兒時成長的環境。夢象征着一個人的深層的潛意識,他不是人自身可以控制的,其中還有可能有些超出我們可以理解的東西。特別是很多奇特的夢回過頭來看,往往會發現夢中的含義是有道理的,反映的是人自己的渴望和需求,是人自己沒明白而已。人們在清醒的時候可以壓制,有時候是忽略這些需求,可是一旦在夢里,這些意識都會復蘇。

你可能會感受到金焱的夢都有種壓抑的感覺,我借著這些夢,讓金焱的性格特征更為豐滿,出身於一個特殊的家庭,經歷過混亂的時代和失去最愛的女人的負罪,他所背負的包袱很重,他想逃避一些不得不去面對的事實,想在父親和母親那里尋求到溫暖和平靜,現實卻總像是一個無法閉合的圓圈,眼看就要接近理想卻又一切從頭開始,這個圓在無休止地重複地一直畫下去。另外一層意思,這些夢可以讓小說增添一抹奇幻色彩的詩意,而更加優美。

記者: 在小說的結尾突然產生了一個新的懸念,似乎有更多的故事可以涌現,你是否有打算再作一部故事續集呢?

川沙: 這樣的結尾本身是我自己也沒有料到的。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當你為一個人物設定了背景,相貌,個性等特征後,這只是開始,隨著情節的發展,他或者她開始和作品中其他的人物發生關係,如此隨著情節的推進行復幾個回合,這個人物就開始活了,他會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他自己出來說話,“告訴”作者自己的故事應該怎麼講。小說在結尾時,和我一直預設的結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開始我並沒有設想這樣的結局,這個結尾是在距離印刷前最後幾個月才形成的。因為,蔡月琴是一個驚為天人的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結合的美麗的女人,一個男人眼里的尤物,又有十分優越的家庭背景,在那個時代,那樣美麗的20歲左右年紀的年輕女孩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不可能在感情方面是一張白紙的。那麼在她和心上人別離之際會發生怎樣的故事呢?我覺得這樣的結局更在情理之中。這個結局十分強硬地讓我不得不改變了在我的幻想空間里伴隨了近十年的女一號主

角的主要情節,同時讓另外四五個角色的身份和情節都受到了影響而不得不在文字上進行很多改變,這個發生在作品已經完全接近尾聲時的事情,當時讓我抗拒了很久,很不甘心,但是,最後還是心悅誠服地接受了。在原來的結局中,蔡蘆笛甚至不是日本人,而是金焱的近親,但這樣一來,這種複雜的關係太過戲劇性,會使讀者的注意力偏離作品所要表達的更深刻的主题。所以我最終安排蔡克武將軍娶了一個日本女人,雖然部分人覺得作為曾經你死我活的敵對雙方,這樣的婚姻似乎不可能,但不要忘了蔡克武留學日本,精通日語,他對日本是有著獨特感情的。事實上中日通婚的例子很多。國民黨將軍蔡克武和小說中倫敦的中國留學生時時處處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場面 and 語言也不少。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應該很清醒地知道,人民終究是愛好和平的。正是這樣的安排,所以我們在故事的最后看到來自大陸、臺灣、日本的三方人士處在了一個特定的場所,並在那個場所里讓我們看見,大家都害怕戰爭。在加拿大這樣的多元文化環境里,讓我看到,所有戰爭中犧牲最大的總是普通的人民,而這些戰爭的意義何在,似乎永遠找不到答案。十年前,我自己就親眼看見,在南斯拉夫分離後,幾個國家相互殺戮的敵對雙方來到加拿大尋求政治避難的難民,他們就在一個教室里學習英語,他們不得不在一個教室,我當時也在那個教室,老師同學之間照樣友好相處。我和很多正常的移民絲毫沒有看不起他們,對他們很友好。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加拿大。人民總是善良無辜的。一部小說必須看見遙遠的未來。詩是寫給未來世界的,同樣,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樣的。《聖經》和《荷馬史詩》就是那個時代的小說,它讓我們以及未來的人類閱讀。

在小說最后的結局里已經暗示金焱和蔡蘆笛最終邁進了婚姻的殿堂,關於尾聲出現的懸念,我沒有想到要去沿着這個線索發展一個續集,至少現在還沒有,我覺得一個作品留給讀者一些想象的空間也是很好的選擇。對這個結局我自己是滿意的。

記者: 完成這部小說後,你最近有打算再創作另一部小說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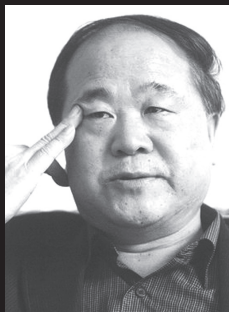
川沙: 一部暫時定名為《良宵》的長篇小說,實際很多年前就已經寫了近30萬字,只是結尾我不太滿意,我準備休息半年再去完成它,如果中間有干擾,可能時間更長。但是,《藍旗袍》這部大長篇小說的完成,可以說了卻了我的一樁心願。從一個夢開始觸發了我的創作靈感,到最后小說出版,《藍旗袍》從時間跨度上貫穿和背負了我15年的時間。

1999年我來到加拿大的時候,實際上我有三部小說在同時創作,就是《陽光》、《藍旗袍》和《良宵》。我總認為優秀的作品必須要經得住時間和空間的考驗。作家最重要的品質是誠實的態度和寬廣的視野。作品在時間上追求永恒性讓一代又一代人都喜愛,在空間上則不能讓其它地域的人們覺得陌生、讀不懂甚至反感。人類在意識形態,政治結構,語言和文化習俗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不同,這樣的不同導致很多東西在時間上不斷的變化,但是人類有一樣東西是穿越時間和空間永恒不變的,那就是人類的基本情感,文學的任務就是表達和描寫人類的這些基本情感。很多偉大的作品都具備這樣的特質。為了接近或達到這樣的標準,作家在創作時必須要能跳出自己個人的意識,不能把自己個人的憤怒或是偏愛等感情帶入到作品中,而是要冷靜客觀地真實地再現時代的特征。

在世界文學範圍和歷史上,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個國家、城邦和宗族等,都有一定的泛政治色彩,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會和文學相對悖離且經不住時間和地域的考驗,從而讓文學偏離本身的主旨,文學的任務則是要看清這樣的關係,讓文學盡量在自己的軌道上發展。

另外,在個人的寫作特點上,創作《藍旗袍》,我盡量地跳出個人情感的小圈子,試圖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審視所經歷過的時代。感覺上離開中國在英國的時候我才能真正寫好中國,而離開英國到加拿大,我也才能真正寫好英國,之所以這樣,我覺得,我需要在一個距離上才能夠完成虛構,一個近在眼前的環境讓我感覺到失去了幻想的空間。加拿大是個很好的地方,非常有利於文學的創作,在這裡我想我可以成就自己,不過目前,可能我會暫時先休息一段時間,再進行下一部作品的創作。

藍旗袍 名家推薦語



這是川沙的又一部長篇小說,風格樸實誠懇,和讀者很親近。故事從清末民初到上世紀末,地域橫跨亞歐,男主人翁金焱的愛情悲劇,國共內戰時期一個女兵的行軍日記,國民黨將軍蔡克武被紅軍槍下留人的情節,都描寫了在冰冷的政治和殘酷的戰爭中人性的一面,小說描寫了三代人的命運,其中最年輕一代金家三兄弟和同是發小的飯巴砣、布哈林等人的命運,正是《藍旗袍》着力表現的我們同時代典型人物的縮影。

——莫言(著名中國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第17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第三十屆意大利NONINO國際文學獎等獎項獲得者。)



“川沙是一位極其嚴格認真的小說家。《藍旗袍》以其宏大的視角,展示了主人公在歷史與當下、中國與英國的巨大時空背景下的情感與記憶。他不僅關注主人公的歷史與現實命運,而且以其細致而質樸的筆觸描繪了心靈的隱秘。執著於特殊時代的記憶,追問生命的無奈與偶然,顯示內在而堅韌的生存意志,這就是《藍旗袍》的力量。”

——李咏吟(著名中國文學評論家,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浙江大學古典學與早期基督教研究所所長)